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一日四

科幻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一 日 囚

柳文扬

一 日 囚

柳文扬

B 先生死了。就在他搬进这座大楼不到二十四小时。

B 先生是昨夜，不，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 0 点住进来的。那时夜雾弥漫，有两个黑衣男子陪着他，拎着三只大提箱，敲开我值班的房门，要租一间不带家具的房子。这个要求有点奇怪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想要有家具的房间。

“请问你们要租多大的屋子？”我打量着 B 的光头问。他戴着眼镜，苍白而又腼腆，脸上有种愁苦的模样。

一个黑衣男人说：“最小的单元就可以了。一间卧室，带厨房和洗手间。”

“请原谅，三个人住这么小的房子是不是太挤了……”我说。

黑衣人面无表情，指了指 B：“就他自己住。”

“好吧，您想租多久？半年还是一年？”我问 B。

B 先生低声说：“一天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我没听清楚。

黑衣人说：“租一个月吧。这是你们最短的租期？”

“对。”我拿出登记簿，让 B 写下自己的名字。黑衣人付了一个月租金，然后我带他们上电梯，到了大楼 16 层的那个小套间。

B 先生对客厅表示满意，但他抱怨房子的视野太狭窄了。黑衣男人们冷淡地沉默着，把大箱子打开。里面竟装满了简易家具——折叠的帆布衣柜、充气床垫，还有一些换洗衣服。最后，B 安顿下来，一个黑衣人看了看表，说：“8 月 18 日了，现在是凌晨 0 点整。”

两个黑衣人走了。我对 B 说：“早点休息吧，希望您在这里住得愉快。”

他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愉快……我不会打扰你们太久的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一瞬间，他眼睛里流露出虚弱和渴望，好像要说什么。我被吓住了。但他马上恢复了常态，也就是说，恢复了那种腼腆和愁苦的模样。

“麻烦你了。请让我休息吧。”他客气地把我送出门外。
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昨夜。

仅隔二十几个小时，B 就死在房间里。他死后形容枯槁，看上去老了很多。

那两个黑衣人穿过夜雾走进大楼，还带了一位医生模样的人。我现在还不懂，他们是如何预知 B 先生的死讯的。当他们要我打开那间屋子的门，发现 B 毫无生气地躺在客厅地上时，他们一点也不惊讶。医生走过去，翻开 B 的眼皮，然后摸摸他的脖子，转身对两个黑衣人点了点头。

“他死了”。

他们想抬起 B 先生的尸体，我拦在门口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应该去报警。还有，我都没有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一个黑衣人走过来，低沉地说：“不必报警。”他拿出一份证件给我看，是那种让人无法怀疑其权威性的身份证明。我沉默了。

他们在房间里翻来翻去，把所有简易家具拆开，每一件衣服都抖开来看——我发现那些衣服都很旧，而且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装。B 在这儿住了还不满一天，难道能在房子里藏什么东西吗？最后，他们将屋中的一切装进大提箱，抬起 B，消失在门外。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四壁皆白、空空如也的房间里。

对这个死去的人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我认识他只有二十几个钟头，但却像是多年的老友似的。细究其原因，大概是他每次见我都表现出老友一般的熟络。

B 先生真的有些古怪。他的精力一定非常旺盛，单看外表会被欺骗的，他苍白憔悴，仿佛弱不禁风，但是他整整一天频繁地出入于大楼内外，仅仅被我看见的就有十几次。他好像可以突然间出现在这里，又突然间出现在那里。

自从午夜安排好房间，我第一次看见 B 先生竟是在半分钟后。谁知道他是怎么样飞快地、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楼，无声地站在我旁边。

我目瞪口呆地盯着他。他眼睛红红的，仿佛换了一个人，急切地问我：“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我莫名其妙地说。

“现在是几点？几号了？”他梦游一样问。

我几乎被他吓住，很快地回答：“8月18日凌晨……0点过1分。您是什么时候下来的？”

他没有理睬我的问题，呆了呆，说：“哦，是这样……谢谢你。”

他回去睡了。但早上3点钟，我竟透过窗子看见他在楼外。他佝偻着身子，从雾气里慢慢地移动过来，苍白的脸像一盏昏灯。我赶忙出去，打开玻璃大门。他疲倦地走进来。

“您才安顿下来，不好好睡一觉吗？”我说，“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，“哦，我不累。我出去的时候，你没看到？”

我迟疑地说：“可是，楼门一直是锁着的啊……”难道他是从十六层的窗户中爬下来的吗？

“是么？”他微笑，“你记错了吧。我是从这里出去的。”

他的背影蹒跚着走进电梯，我锁好楼门，回到值班室里打盹。

早晨7点半，他经过前厅，对我说：“早上好！”

“早上好！”我很惊讶，他只睡了这么一会儿，居然有精神出去散步。

奇怪的是，只过了几秒钟——至少在我的印象里，只过了很短暂的时间——又看到他经过前厅向楼门外走去。他冲我打招呼，就像刚才没见过面似的：“早上好！”

我诧异地望着他，他走出了楼门。

大约一个小时后，他乘着一辆出租车停在楼外，慢慢从

车上挪出来，疲惫不堪地走进大楼，也不理睬我，直接上了电梯。

B 先生怎么了？他在外面这一个小时做了什么？我想得走了神，却又看到他微笑着从我面前经过，道了一声：“辛苦！”就去按电梯的按钮。

我捧住头，使劲闭上眼睛又睁开。我疯了吗？我的大脑提前老化了吗？我在做梦吗？

我在前台上趴了一会儿，想养养精神。一抬头，就看到 B 愁苦地在大厅里走着。我下意识地弹了起来！他对我羞涩而凄凉地笑笑：“我丢了件东西……”他茫然地说，“一定要找到，一定要找到……”

“您丢了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他摇摇头，走出了楼门。

我跟着他走到门外，身后有只手拍了拍我的肩，真是差一点叫我跳起来！

原来是住在 1608 号的那位老寡妇，她非常神经质，而且，说起来她还是 B 先生的隔壁邻居。

“他叫什么？”她伸出一根瘦得像巫婆的手指头，远远地指着 B 先生的背影。

“B。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老太太低声说：“他很怪！”

这我知道，但怎么跟她说呢？

她看见 B 消失在拐角，把嘴凑在我耳边说：“刚才我听见他的房子里有人在哭！”

“哭？”我觉得她太敏感了。

“没错！我趴在门上听到了！”她忽然转向里面，脸上皱起惊恐的纹路。

B 先生又从里面走出来了。

我也百思不解，但是客气地问了一句：“您丢的东西找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抬起头来，惊疑地望着我，“什么东西？”真是莫名其妙。

他走出楼门。老太太拉着我跟出去，停在阳光下面，悄悄地说：“一个妖怪！”

B 在远处上了出租车。我转过身，想着老太太的话，无意地向上一瞥。

我看见十六楼上，B 先生房间的窗内有个人影。我退远几步，用手遮住阳光重新分辨。没错，是他的房间。那个清瘦而衰颓的人影移到了窗帘后面。我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你看见了？你看见了？”老太太激动地念着。

我扯着老太太，在她的心脏和腿脚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跑到管理室，拿上电棍，乘电梯上了十六层，在 B 的门口站住。我们紧张地倾听着。

“B 先生！您在里面吗？”我轻轻敲门。没有人回答。

老太太尖利的手指掐得我生疼。我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门，必须搞清楚。我手握电棍，走进宁静狭小的房间。

里面空荡荡的。

老太太干瘪的嘴唇哆嗦着：“他是个妖怪，他是幽灵……”她惊惶地转动脑袋四处张望，好像这间屋子里真的有什么看不见的幽灵。

“我们快离开吧！”她使劲拉我的衣服。我也害怕了。

就是这样。我确实在今天一天里看到 B 先生十几次出入于楼门内外。而且，他的容貌像雾中的猫头鹰一般不可捉摸，一会儿苍老，一会儿又变得比较年轻。他的衣服也时新时旧。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幽灵的，但我拿不准 B 先生是什么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拿着一副纸牌走到前厅，要跟我玩一会儿。

我无法拒绝，他明显地苍老了，真奇怪。而且他眼睛下面有暗淡的黑晕，目光仿佛是发高烧的病人。

他向我展露出令人惊叹的牌技，就算我把牌洗得再彻底，他还是能记住每一张牌的位置。我更加相信他是个隐藏在现代城市里的巫师。

最后，他把牌丢在台子上，说：“这一点也不神秘，我不是什么魔法师。年轻人，去买一副偏光眼镜吧。这牌留给你。有些时候你会发现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换一副眼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我真的托人去眼镜店帮我买了副便宜的偏光镜，戴上它再看那副纸牌，原来每一张的背面都用特殊墨水做着标记。

这是 B 先生教我的一件最有趣的事，也许他另有用意，但我没有猜破。

吃过午饭，我发现他站在楼门口，呆望着对面的路灯。

“天气很好。”我小心地跟他打招呼。

“是啊，天气每次都是这样。我倒希望某一次看见下雨。”他更像是在喃喃自语，然后他奇怪地说，“你瞧那盏路灯。”

“路灯？”

“对，它一直在那儿吗？”

我仔细看了看路灯，又看看他：“当然，它早就在那儿，一直在。”

“它……没有……没有被打破过？”他耳语似的问我，仿佛心怀恐惧。

“没有吧。”我摇摇头。这是拿不准的，附近的顽童很多，而我来这儿当管理员才两个月。

他问出一个令我浑身发冷的问题：“你没看见过路灯碎片从地面上飞起来，自动地重新组合好吗？”

阳光灿烂，他的脸还是那么苍白。我的心像被看不见的冰冷的手狠狠捏住了。他看出我在害怕，就笑一笑进去了。

老实说，才认识一天就能让我这样害怕的人，B 先生算头一个。

我不敢再主动招呼他。下午我又看见他进进出出，来来去去。有时也跟我说话。但没有特别奇怪的事情发生。

夜里，他就死了。

两个黑衣人把 B 的尸体和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搬走以后，我站在他的卧室里茫然四顾，雪白的墙壁，一尘不染的地板。黑衣人想在房间中搜寻什么？B 先生难道真的在这里藏了东西吗？回忆着 B 的种种诡异之处，我感觉这房间把我的心牢牢吸引住了。“这里留着他的灵魂。”我荒唐地对自己说。

突然，在灵机一动之下，我从衣袋里取出那副偏光眼镜。戴上它后，我惊呆了。

老天哪，墙壁上写满了字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 B 先生特意写给我的，他成功地瞒过了那两个黑衣人。我把门从里面锁好，回到卧室激动地读着墙上的字。这儿写着一个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：

我写下这些，是因为我预感到自己就要死了。我一直渴望对人说出自己的遭遇，但我不敢。现在，我用这种方法告诉你，世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

在墙上写字是因为：一、他们在最后会把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拿走，留下的只有墙壁；二、用这么原始、简单和不可靠的办法才能骗过他们。你很聪明，理解了我对你所做的暗示。

我死后没人能看到我的坟墓，让我来悼念自己吧：B，65 岁，死于长久的孤独和生命力枯竭。我是个罪人，然而又是个可怜的牺牲者。我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刻，被囚禁了十年。十年。

噩梦是这样开始的。由于人类共同的弱点，我犯了罪，大罪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在你还没有见到、无法想象的世界里，我得知自己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。

法官说：“你被处以一日无期徒刑：在有生之年，你将永远过着同一天——我们为你随机选择的那一天，2008 年 8 月 18 日，你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只限于这二十四小时之内，直到自然赋予你的生命结束。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优待，你可以在一座热闹的都市中服刑，但在服刑期间，你不能对周围的任何人提起关于你和你所受的刑罚，否则，我们将把你转移到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内，在孤独中度过刑期。”

你理解吗？朋友，这是无止境的噩梦。

据说我是第一批被处以时间囚禁的罪人之一。他们还不能了解这一技术的全部内涵，我们算是实验品。

一开始，我对这刑罚的可怕之处还没有真正的体会。这是座热闹繁华的城市，处处充满生机。我住进自己的房间，对置身于开放的大世界里感到高兴，我透过玻璃窗观察下面的人群，不准备担忧以后的日子。

第一天——我这样说是按照自己的习惯，其实我度过的这十年，这三千六百多个日子，对你们来说都是同一天。第一天，我早早地起了床，打算出去散步，呼吸一下这座都市的空气。我的邻居，1608号的那位太太——她真是个细心人——热情地问候我。

“您好！您是新搬来的邻居吗？”

我答道：“是的。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“您从哪里来？”

我把早已编好的谎言对她说了一番。她最后说：“希望您在这儿住得愉快！”

在楼下我对你打了个招呼：“早上好！”你对我报以关心。

走到大街上，我在拐角处的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，先看了看日期：2008年8月18日，头版的新闻很吸引人。我过马路，在对面的咖啡馆里要了早餐，巴西咖啡和烤面包。我看报纸，咖啡馆老板对我说：“我觉得您很面生。”

“对，我是刚刚搬来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喜欢我们这里么？”

“很好，大家都很友善，咖啡很香。”我向他微笑。

接下来我去公园散步，看场电影，吃午饭，在市政广场坐着喂鸽子，逗弄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。

吃过晚饭后，在街道上漫步，直到疲倦才回家。我躺在床上睡觉，一觉醒来，仍然是 2008 年 8 月 18 日。

第二天（还是按照我的习惯说的），我在同一时刻出门。1608 号的太太站在楼道里问：“您好！您是新搬来的邻居吗？”我答道：“是的。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“您从哪里来？”

这真有趣，我又一字不差地说了那番话。她最后说：“希望您在这儿住得愉快！”

我又在下面问候了你，在街拐角买了同一份报纸：2008 年 8 月 18 日的日报，头版的新闻对我来说早已是往事。我过马路，在对面的咖啡馆里要了早餐，还是巴西咖啡和烤面包。我看报纸，咖啡馆老板对我说：“我觉得您很面生。”

这一切都像钟摆一样准确。

我说出了跟昨天一模一样的回答。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无意间走进一部老电影里的客串者，我知道电影里发生的一切，但其他角色却对此一无所知。

公园、电影、午饭、鸽子、婴儿车里的小孩……一模一样的场景，一模一样的事，惟一不同的只有我。不，惟一不同的只有我的心。我很清楚，这个日子我已经是第二次度过。这感觉真怪，2008 年 8 月 18 日，这一天是否像录像带一样永远保存在某处，保存在宇宙的一个神秘角落？而我则被施了咒语，一次次地进入这盘录像带，带着了解一切的心，却被迫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情节……

在开始的几天里，我并不沮丧，也没有害怕。甚至还抱着一种优越感和好奇的兴趣，观察这发疯的世界。我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过日子，我记熟了在每个时刻、每个地点将遇到的人，以及他们将做的事情。我背诵着自己的台词，还在心里替对方念出他想说的话，我暗自对他说：“嘿，我知道你下一分钟要做什么。”

但我很快厌倦了。如果你觉得生活中的某个日子是快乐的。丰富多彩的，那只因为它是惟一的，是转瞬即逝的。永不逝去的一天是可怕的一天，它会由新鲜变为陈旧，变为腐烂，变为恶毒。

我默默地服刑。第一个星期，我快乐；第二个星期，我累了；第三个星期，我愤怒；第四个星期，我想到死；第五个星期，我知道自己将会发疯。

真不可思议，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在同一天，竟可以承载这么多的眼泪、愤怒、挣扎、绝望和疯狂。我躲在房间里痛哭，用力咬着自己的手。时间囚禁之刑，无法打破、不能逃脱的监牢。

有一种魔力笼罩着我，每当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周期即将过去，我似乎要追随着时间之流，冲破牢笼；那魔力一下子又把我拉回二十四小时之前。于是一切周而复始。我又开始见到昨天见到的人，重复昨天做过的事。最可怕的是，只有我清楚这一切，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多羡慕他们，多嫉妒他们！对他们来说，我被永世困在其中的这一天只是生命中的千万个平凡日子之一。他们将无知无识地度过这普通的一天，然后把它忘记，走进我永远也看不到的“明天”。可我

呢，我还要在循环往复的苦刑中挣扎下去，得不到一点同情和援助……

而且，要知道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其余的一切人、一切事，都是固定不变的，在每一次循环当中比原子钟还更稳定。所以，我必须注意每一件事的准确时刻，以免与这个世界脱节。我有一个固定的时刻表，精确到秒。在这钟表般的世界里我是惟一可变的因素，但我却要强迫自己成为钟表里的一个零件。我是罪有应得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种刑罚过于残酷了，即便是对我这样的罪人。

时间的囚徒，比空间的囚徒更可悲。全世界都与你无关，只有你独自在不变的时光中老去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比死亡还苍白的生活。

时间是多么可怕、伟大和不可驾驭的东西。我是想说，当猴子学会了一种把戏，它只能想到凭借这把戏来换一点食物。人，只有人，才会把他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和知识都用于“惩罚”。

在无数次孤独的发作之后我决定破坏规则，看一看能给世界造成多大的麻烦。我扔掉了时刻表，故意在头一天的早上 7 点 30 分整出门，而在第二天早上的 7 点 30 分 15 秒出门。我在比平时晚半分钟的时间进入咖啡馆，要热面包卷和冰咖啡。在下一个循环中，再晚半分钟进去，要蛋糕、柠檬冻和香草冰淇淋。我选择不同的时刻——但相差不超过一分钟——从报童手里买报纸。我在每个循环中换着看不同的电影。我这次踩死一只蜗牛，下次却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放进草丛里。出于一种可笑的仓皇失措，为了逃离牢笼般的感觉，我

曾经到处乱跑，跑到城市的边缘，再乘坐出租车回来。

我在郊外过夜，仿佛希望这能帮助自己奇迹般地逃离被困于今天的命运。我蜷缩在草丛中，看着星星。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，每一秒钟都在心中撞击出洪大的回响。午夜 12 点，我激动地坐起来，在星空下奔跑。我狂喊着：“出租车！出租车！”我上车就问司机：“现在是几点？今天是几号？”

“0 点 10 分啦。您喝得够多的，今天是 8 月 18 日。”司机说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汽车穿过入睡的城市，停在被夜雾笼罩的大楼前，已是凌晨三点，我还要回到那间小屋，回到监牢中的监牢里睡觉。

我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了不止一次。我幻想着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“再次”进入大楼，就能打破魔法。我从郊外回来，在午夜 12 点整走进楼门，问你：“几点了？今天是几号？”

小伙子，记得吗？你说：“12 点啦，您住进这儿快有一整天了。今天当然是 8 月 18 号。”就是这个时刻，魔法的转折点，我要在你的见证之下突破了……我激动万分，盯住你，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又问你：“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仅隔几秒钟，你就像完全忘了刚才的事。我有种不祥的感觉，我说：“现在是几点？几号了？”

你惊讶地回答：“8 月 18 日凌晨……0 点过 1 分。您是什么时候下来的？”

你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绝望吗？

我还有过更疯狂的主意：我想带着几个人走得远远的，走到郊外去。晚上，我们围坐在篝火旁，我要在午夜时分讲一个故事。当时钟越过 12 点、又回到二十四小时前的瞬间，我

会看到什么情形？那几个人会像幻影一样消失吗？他们又会看到什么？他们会发现自己忽然从家里的卧室中来到了野外吗？

我不敢做那样的实验，风险太大了，可能会伤害别人。我只能用自己作实验品，给世界找一点小小的麻烦。

世界没有垮掉，无论我怎么躁动，都像笼中困兽的挣扎一样无济于事。只有寥寥几次，我从你和别人的目光中看出了诧异与恐惧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我不清楚。

本来我有种可怕的猜疑：这刑罚只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感受，只有我的“灵魂”（我只能这么说）被硬生生地剥离出来，拉回一次次循环的开始，而肉体则像行尸走肉一样，僵硬地重复着比钟摆还准确的固定行为。也许为了打消这种恐惧，我才故意在每天的行动中做了一点变化。没有遇到阻碍，而且，我慢慢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在衰老，我放心了。

如果你的外部行动被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，那么你会发现，心灵的活动将变得十倍百倍地丰富和激烈。我不是科学爱好者，但现在却对时间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。我很想知道自己是用什么方式被一次次拉回 8 月 18 日的凌晨 0 点。我还想知道，时间是什么，被困在时间中的人又如何与世界发生关系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观察和思索。这样反而不太难过。我列出了几种被抛入时间循环的方式。

第一种，像那些物理学家所说的，每当我被“拉回”一次，时间就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枝，出现了一个新的“平行世界”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除了我本人，其余的一切都与原来

的世界相同。但是，我有证据否定这种理论：这个新世界中的
人将不会知道原来那个世界在 8 月 18 日发生的事，可有一
次，你突然问我：“您丢的东西找到了吗？”我大惑不解。想
来这是因为在后面的某次循环当中，我将丢失一样东西，而
时刻却在此时之前。后来证实了这个猜测，我的钱夹丢失了，
时刻是上午 9 点。

还有一种最简单的解释：8 月 18 日这一天是固定不变的，
只有我一次次地回到这天当中，重复我的生活。但这会
造成一个难点，我反复地度过这二十四小时，度过了三千六
百五十次。我一个人在此期间所耗费的物质，比如水和电，会
超过整个大楼中其他居民用量的总合。难道没人发现这桩怪
事么？

有一次，我一言不发地走到大楼对面的路灯底下，脱下
鞋子，用它打碎了路灯。然后我穿好鞋走回大厅里。当时你
惊讶极了，你一定认为我发疯了。不，我在思考问题。

在路灯被打破后的整整一天里，我记住了每个人看着我的
神情、对我所说的话。次日（我习惯的说法），我一早就发
现路灯好好地立在那里，当然啦，我还没有去打它呢。这一
天真的与前一个循环大不相同。

我的存在使世界变得充满悖论。我在这次循环当中，在
上午 9 点打碎了街上一盏路灯，那么在别人即旁观者眼里，这
盏路灯在 9 点之后就应该不存在了；但在此次循环之前的那
些天里，路灯一直存在到一天的结束。旁观者究竟会“记
得”哪一种情况呢？

记得我问过你，在一个中午。你完全不知道我打碎过路

灯。

我的最后一个猜测是：每当一个循环结束，我就仿佛被单独拉出这个世界，而那神秘的魔力，即操纵时间的力量，使整个世界（除我之外）退回到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初始状态，然后我又被扔进世界里面，一切重新开始。那就是说，无论我在服刑期间做了什么，把路灯打碎多少次，旁观者都只会“记得”最后一次循环。

不知我猜得对不对，多想向某个旁观者询问一下啊。

但丢掉钱夹的事，还有你看到我不按时刻表行动时的诧异，又如何解释呢？

大概，在旁观者眼中，我在若干次循环中的行为。像立体空间的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一样，被叠加于一天里面，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：你看着我走出大楼，然后又看见一个我走出大楼，而紧接着，你可能发现我的房间里仍有一个我。我所处的微观时间循环被嵌套在整个宏观的时间之内，于是在外人看来就有了一种粒子态一般测不准的“闪动”。

如果有一位超然的观察者俯视这座城市，他会发现我就像一个做布朗运动的粒子那样，狂乱而无序地出现在各个角落。这一秒钟在东边，下一秒钟又到了西边，甚至在同一秒钟里出现在几个地方。普通人如果留意我的行踪，一定会被这奇怪的现象搞疯的。

我很遗憾在将要死去的时候才发现了思考的乐趣。我相信，那些孤守在灯塔上的人不会疯狂，因为他们是思想者。

但惟一不公平的是，他们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。

我要死了，我仍然没有明白时间是什么，被困于时间中

的人又怎样与世界发生联系……再见了，朋友，你将幸福地进入明天，把今天的我永远忘记。而那个明天是我绝对无法想象的。再见。

我摘下眼镜，墙壁又变得洁白天瑕。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？我又戴上眼镜，B 先生写下的字迹布满了整面墙。

应该把这些字涂抹掉。谁知道以后的住户会不会戴上偏光眼镜来看这墙壁呢？B 先生此时已经死了，但在此时之前，在 2008 年 8 月 18 日凌晨 0 点到夜里 10 点，他依然活着，永远活着，一次又一次地活着。他的秘密仍然不能泄露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 11 点半了。

我忽然激动起来。

B 先生是今天 0 点住进来的，他的死亡时间是今夜 10 点，而现在是 11 点半，距离一个循环结束还有半小时！他在墙上写着，他曾在午夜 12 点从郊外回来，希望由我见证他突破时间的牢笼。我有办法验证他的猜想了。

“一个”B 先生已经死了。如果在 12 点，“另一个”B 先生从外面回来，那就至少能证明他的一部分猜想。可那种情况会多么诡异、恐怖和激动人心啊。

如果是那样，如果“另一个”回来了，我应该对他说什么？B 先生，您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您是无数镜子里的鬼魂之一？我能不能这样认为：当我们这些幸福的人无知无识地越过了今天午夜，进入 B 先生无法求得也无法想象的明天；在被我们超越、抛弃和遗忘的这一天里，还有一个、两个、无数个 B，无可奈何，循环往复地永远被困于此。我对这些道理一点

都不懂，也想不明白。

我怀着莫大的期望和恐惧，坐在大楼门口的管理员室内，望着窗外的夜世界。

我头一次注意到时间是这么奇妙，每一秒钟都仿佛在我心中跳跃着流过。流逝，流逝，流逝……在某一次循环当中，B先生此时此刻还坐在由郊外赶回来的出租车上。我心乱如麻，等待他穿过夜晚的浓雾，苍白的脸像一盏灯一样往大楼里走来；等待他从时间的某个角落佝偻着走来；等待他迷茫绝望地一边寻找一边走来。从未知走进未知，从无限走进无限，从幽暗走进幽暗，从牢笼走进牢笼。我要紧紧拉着他的手，不，我要紧紧地抱住他，跟他一起度过由今天到明天的那一秒钟。如果这样，我能够把他带进明天吗？或者是他把我拉进那循环的魔咒当中？天哪，我在想些什么？

12点钟就要到了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。

窗外，夜雾茫茫。

——原载《科幻世界》2002年第11期